

佛祖統紀

卅九
四十

門外
成
三緣
系
漆藏本
不出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29
14



法運通塞志第五

佛祖統紀卷三十九

天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為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盛行典禮謂之北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敘史者之微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故茲並陳用為照映

北魏都雲中

太祖拓跋珪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為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

山門禪定
蘭若藏本

F0229-(14)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彌殿著闡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嗣太子

永興元年詔封法臬為忠信侯官之始

神瑞元年加封法臬為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曰自張

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任清整道教開

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之弊男女合殺之術張

者張陵令病人輸米悔過具後後二年老君遣玄孫

上師真人李普文授太平素經圖錄百六十卷輔佐

北方太平真君謂太子武也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為安城公壽八十餘卒帝三臨

其喪謚靈公賜謚之始

太武熹明元子

始光元年敕天下寺改名招提此翻方常住四月八日與

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華致禮僧史云西天

王臣限不觀佛於降生日與像入城然○嵩岳道士寇

謙之奉老君所授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

上書贊其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

宮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家

子弟百三十人為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聖節道場之始

神嘉元年嘉音加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使迎入
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為作金光
明轂帝夢告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子帝以語崔浩
白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帝怒收玄高
慧崇縊殺之高弟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
曰和上神力當為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迹
耳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後法
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為生即見高於
空中進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

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為帝祈福老君
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奉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非可以為教世之常法也然
河圖洛書天道所以下教於世者豈當以神怪非
之乎是則老子聖人或在天為君主或分形下教
皆隨時以闡化也當老子之下教寇君授之經法
任以天師俾除削三張之弊其言有足取也至曩
以輔佐太平之說故能造闕下以獻其書崔浩引
而進之太武信而納之未足為過也且崔浩以
惡釋之心勸其上於是遽起案誅沙門之禍酷哉

此時其法運之一厄乎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弒
不令之終足彰其罪及文成詔復佛法大建浮圖
一倉一張曾不足以累本常之道也世或以毀釋
過謙之者然謙之特受教於老君以告人主耳初
未嘗創毀釋之論毀釋自太武崔浩起也夫法運
之通塞數也人心之好惡勢也勢與數合佛力不
能移也故知太武崔浩之毀釋勢與數合非謙之
之過也煬帝師智者及智者亡弒父竊位下罷僧
毀寺之詔而卒沮於事豈智者教之邪衛元嵩教
周武趙歸真教唐武此誠教之也君與臣俱遭冥
罰非不幸也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每言於
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蓋音閭至長安
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
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
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
圖形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曇
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為計沙
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子遺子古列反軍有
遺子
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定白旆面是於元會之日投錫

宮門帝命趣斬之趣音促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召登殿拜謝忽身感厲疾厲疾同痛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甚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溺其口溺乃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潰乃止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

潘太朕孫

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敬仁道

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風烈况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戮其有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竊漢書如刀一切朕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一區欲為沙門者聽初罽賓沙門師賢五人來京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日帝親為五人下髮以師賢為沙門統統下和平安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為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

禮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一人統一人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

興皇元年敕於五級太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振饑民又請民犯重罪者為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

平齊戶在齊家未嘗言或云平齊民之義僧祇此云大衆佛圖亦佛圖此云覺者言戶下者佛寺之民也

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宏獻文子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勅自今祭天地宗社勿復用牲

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牲命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為衆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錄為義疏此四分律始

太和三年改謚孔子為文宣公○敕思遠寺主僧顯為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發稟道味

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實論謂

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僧史畧云此論最多法相雜什

刪略以授嵩師嵩授淵淵授登此解論之始○京兆王太子興又病祈佛

獲愈願舍王爵求出家表上上乃許賜名僧懿敕皇

太子以四月八日為落髮于嵩安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二十一年詔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於所居

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迦洛京諸寺佛像

入閭闔官受皇帝散華禮敬歲以為常○詔諸郡僧

寺長夏安居令清衆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恪孝文次子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

統以內律僧判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

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敕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為

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此

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

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

建求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像二跌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爲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爲婢供寺掃洒三子瑜粲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後母竟出家爲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母臨終遺令以沙門禮葬粲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辯

孝明宣武第二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

殿南門如端門作真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丈上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爲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謬甚帝令群臣詳定真僞太尉蕭綜等劾奏開天僞

經罪當感眾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也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子彭城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冀州沙門法慶為行無賴為其徒所擯乃去為祿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眾推慶為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出世除去眾魔詔元送使持節討破之禽法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遶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恭廣陵王羽子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廬景祐通達佛法人稱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祐繫晉陽獄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異貸出之

孝武備廣平王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筆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齋右像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安寺大浮圖灾火三月不息後東萊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為雲霧所蔽

文帝

寶鼎 孝文之孫 遷都長安 號西魏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為沙門大統○初祖達磨坐
 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往禹門千聖寺
 十月五日端坐示滅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
 明年使者來雲西域還遇師手攜隻屨翩翩獨邁雲
 歸為言門人啟壇視之唯空棺隻屨宋雲使西域至
曾再使不然則別一使人誤書為宋雲耳
 孝靜善見清河王廩之子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
 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為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
 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

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教化也世之昧者則作為
 性謔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木心素無信耳一賊忽
 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自心之召也世入
 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
 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
 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降之
 百殃豈亦怖人之語邪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魏
 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
 必有報應漸積勝業留治粗鄙粗倉胡經無數形淥

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
 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又有五戒去殺盜娼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
 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不生不滅
 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為深密北齊魏書
 述曰有一代之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諸言
 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蹈躄之行必書天時
 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錄有可法有可譏謂之信
 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東來舉世知所宗上真文
 秘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
 世正在仁義又久弊詎且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

風規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曄之
 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音乾駕師也西漢方
 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袁宏之
 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
 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
 曰垂文闡教通幽洞冥魏收撰魏書其志佛老曰
 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
 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叙佛之明義知佛道果
 可以益物救世云耳與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
 釋氏之事有裨國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
 存舊史之設賅其乏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

史未信也

北齊齊

文宣高洋受東魏禪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并為國師國師

此始○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入問道會周使

周弘正來聘太臣舉師接伴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

悠然意消求師畫象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

昭玄上統○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

門題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堂

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

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蜀北

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

彼岸寺監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

殊為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監禪師是我和上諸僧

直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出山

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聽

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

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

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且出

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汗伽藍耳

帝即悔謝謂僕射揚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耶遂
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
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在後帝大敬信請
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
內屠殺○詔置昭玄十統以沙門法上為大統令史
真置五十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稟
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為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踐之
升座右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陽使人乘一
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
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
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

汝來何為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纔讀經令於
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帝棄老子教遂奔入魏暨
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自陳請與釋子角法帝許
之靜以咒術令僧衣鉢皆飛官殿梁柱皆震帝顧謂
大統法上曰佛門豈無人哉上統舉曇顯顯時被酒
出曰汝曹問者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
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咒梁柱亦不動
靜曰釋自標為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
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臣皆怵躍帝乃
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

其不能者宜詰。玄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
下詔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麩蕪是味清虛焉在瞿
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
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脩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晁解於宋之泰始
大賜謚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十年不應今日
復有修靜若曰因梁棄道自梁奔魏當云陸修靜
之門徒斯為可信也矣

梁荆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為魏所破遂歸於齊帝
以為太尉賜甲第和乞為佛寺其徒七百人悉修禪
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斂縮身止三尺斂畢帝

更令開視唯一空棺嘗題壁云十年天子獨尚可宣文

在位百日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遁代坐孝

在位二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那舍於天平

寺翻譯勅太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譯帝躬禮梵文

謂群臣曰此三寶之鴻基禮宜偏敬偏猶專也○沙門尊

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勅非軍國大事不

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
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罷黜道教其

敬佛為甚。至蓋由前身為聖寺沙彌。以智願力。出現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為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湛高祖第九子

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晉譯六十卷者。○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遍。臨刑刀三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自為高皇觀世音經。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

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失目。使禱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緯。武成長子

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

浮水面右轉七匝

比周都長安

閱帝字文覺太祖第三子受西魏禪

元年即西魏大統二年詔僧實禪師為周國三藏

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自瓶而出乃建

浮圖以表祥異○帝獵於檀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

所見乎掌書記盧光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

圍而還乃令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

鉢武帝第四子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孟泰龍集天井龍集若東方

歲首也天井當今所司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

教託於泥洹之說云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譯法華

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述三教沙門道安

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內教帝信道

士張賓衛元嵩之譖以讖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

賓說帝曰唐虞無佛因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

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為本終不苦役

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蒼生不立

曲見伽藍徧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無間道俗罔擇

怨親以城隍為塔寺即皇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

和夫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者年為上座選仁
智充知事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
方有歌周之詠云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卿僧道
互為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
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
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次
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教法
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

六篇用笑道家三十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

勝之

弘明集

○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為宜

真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
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之甚國法
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衆抗答曰
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
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
為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
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
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
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魯同一王化震且天

竺同在闕浮輪主一化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
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
賓飭詭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賓不
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庠應
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歎獨帝不說明日下
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
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
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彥
岵筆爲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
勸不食而終前曾作二教論○法師靜藹聞詔下詣闕奉表
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改容謝遣之遂

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條其肉挂腸胃
于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疑於石上聞者莫不流
涕今前書有載其二百二十八人
論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耳以故
大小三災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感之小然每當
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有曇始周武有知玄道
安靜藹皆爲法忘身求復大教而藹之條肉捧心
世或謂其徒自苦辛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
以感動世人俾知爲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廢之
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疇知非藹師誠感
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補注引僧傳

宣帝武帝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非宜罷黜今簡著舊有道者一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為國行道乃勅智藏等長髮為菩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曰三寶尊

重特宜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鄒國公

靜帝宣帝子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尊像永相揚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并落髮度僧二百二十人

法運通塞志第五

法運通塞志第六

佛祖統紀卷四十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隋鄱長

文帝揚堅受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佛法乃
 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任聽出家仍令
 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
 ○初同州般若寺尼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
 帝始生於寺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夫所祐因呼為那
 羅延此云鈎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
 龍形驚墮于地尼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

卷四十一

卷三十一

十六

長安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皆西向。汝後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武罷教，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敕僧猛法師住大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等自西竺還齋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唐公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唐公李淵高祖初封於唐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崇帝為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惠盈六時禮三千佛救民饑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卷四十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勅左右僕射兩且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及群臣咸帝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興，大雨霑澤。七年詔曇遷法師為昭玄大沙門統。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勅王公已下往臨去聲內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載興，卓爾緇衣。

鬱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
弘通二諦由其宣暢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
之方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
酸感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誤
矣問祈識周武帝否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常在殿
陛王顧更引至大鐵屋從窓中望一人瘦身鐵色著
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答曰我信衛元嵩毀滅
佛法故此受罪祈曰臣誤追當還大家有真說否曰汝
若還為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
苦望為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出
一錢為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作贈文自
冥恐當時有此二事皆可為證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兼善玄談有客問三教優劣
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以為至論無量壽佛

經惟願佛日教我
觀於清淨業處

十年是年隋滅陳正月詔曰光宅顓禪師昔周武毀

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
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倫用光大道○勅臣
僚士庶有欲出家聽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辭三上
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蘓威曰朕知裕師剛正不可屈
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為寺名○十一月晉王廣文帝
次總管揚州迎顓禪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

師號曰智者

述曰世謂煬帝稟戒學慧而弑父代立何智者之不知預鑑耶然能借闇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為父子故阿闇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闇王昔於毗婆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經云又佛為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闍王受決經又垂裕記闇王未受果而求截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

則創國清保龕壘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孤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為百王之監也事見智者本紀

潞州刺史辛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藉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粲以是年往管城正救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粲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

○十二月智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
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久居玉泉道俗
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蜀先主將關羽
詳見智者本紀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干南山音搜春
獵曰蒐逐獸入古窰中
忽失所在但見滿窰損佛像沙門曇遷曰北周武毀
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
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
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召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
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
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岳州為刺史王宣武授

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
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真觀法師

智者門人

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

改武

○二月晉王遣使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

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
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
等筆受

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
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
額將絹百匹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
為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

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梁壓地獄迴聞即首服倍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為眾作餽飽生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眾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賠償獄榜隨滅僧錄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預譯經○十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

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為眾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遵指畫

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子勅天下名藩有毀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

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遣沙門淨業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迹徧見僧傳

南山撰唐高僧傳

○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北天竺闍

那崛多此云德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為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瓌至京師奉啓謝皇太子造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獲石碑記東方震且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凡百五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褒貶以賞罰春秋義包五始故今別名元經凡五十篇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至東晉宋繼魏孝文元和元年

以能選都洛陽得中國以及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齊梁陳同四夷也南北二史夷虜相稱今明正統以斷其續詩以辨晉宋後魏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百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而正贊易道以申先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世稱王氏六經阮逸序中說謂房杜諸公不朝廷三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竇威杜淹溫大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為世卿相弟子薛收筆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為義在焉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

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子曰
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乃言
也通子讀謹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皇極謹議謂洪
範五皇極義貴中道人位天地或問長生神仙之道
之中則知教雖有三一人則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
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

煬帝廣文帝次子蓋法逆天唐民曰煬左傳魯煬公
隋蓋陳後主曰煬今亦蓋煬如有報也廣韻余

尚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瓌詣行在所
引對大牙殿勅為天台寺立名智瓌啓曰昔陳世有
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
若三國為一當有大力執人為之造寺若成國即

清宜名國清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

通事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勅秘書監柳顧言為智

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千僧齋有

司案各滿足千數臨齋受餽數溢一人梵語達觀此

誤書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

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相傳王泉藏殿一白

我師肉身在此不得動飛輪其上自

是知關主神力自天台移藏此地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詔不從

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

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

○三祖僧粲禪師亡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

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
居皖公山在戶版反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是
年復還舊止為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谷寺○相
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
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
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明去緒潛往見維
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
久維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答
曰此是地獄吾為取僧一束柴煮染忘不賠償當一
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
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

之歸寺依言為辨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鏡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上親製
願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為有頂無間天宮清淨罪
垢同至菩提云

四年封孔子後為紹聖侯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准僧量
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智者素服哭於佛
前三百誓舍身明道乃詣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
三寶貪道當然誓以報國息上敬而許之遂以布蠟
纏臂升大棚端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

終自是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召神僧法喜入見一日遶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命案之見袈裟覆黃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讖

恭帝隋煬帝子

義寧元年五祖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高祖

高祖李淵

武德元年詔為大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軀以沙門景輝掌記帝當承天命為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飢民為立慈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之功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求為國式○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年釋智嚴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每於弓首挂鹿水囊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見異僧文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矣同軍間立窟至山尋

之見山崖峻立鳥獸悲鳴謂師曰即將狂邪何為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瀆澤縣李錄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其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尊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求降○勅沙門玄粲三藏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德明本名元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懽矣然德明一舉

輒蔽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袂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鑑菴曰傅奕以小人之資一旦上書謗佛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其說今觀傅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嘗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敷慈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警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

者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
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
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不然今夫田家之
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
簡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此子厚謂退之
忿其外而違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各為
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善而遽欲
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者人材之亦至非
佛道之咎也

九年傳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
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

棄廢宰相蕭瑀後梁明帝之子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
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
世嫡而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
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
曰地獄正為此人設瑀音禹見舊唐史帝一日問群臣曰傳
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何如左僕射裴寂曰陛下昔
創義師志馮王寶言登九五誓啓玄門今六歸仁富
有四海而欲納奕之言豈不虧往德而影今過乎帝
復以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
邪論謂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之治
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蒙利國非淺

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為序以贊之明槩法師作失對論責突謗佛僧八事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與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可隆貞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也又慧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寤突譽道毀佛遂有兼汰

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屢邱溷雜屠酤非所以為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王為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宗既即位嘗問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鄉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後傅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監

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傳奕毀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聞付越州為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泥犁地獄也苦報記

太宗

世民高祖次子

正觀元年正月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度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為興聖寺○勅亳州修老君廟兗州修孔子廟各給廟戶二十家○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得脫可迷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也殊不知隋為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間關於軍伍之中當梗化害政適在自擊不亟翦去則有妨於機事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為拯濟建齋行懺惠及幽關蓋所以拔沈苦以遂有生真仁恕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求為定式○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轉經行道為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月視此為式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

經為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州師淨禪師至
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
○八月沙門玄辨上表乞行天竺求經○十二月詔
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揔元戎致茲明罰可於
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建
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鬼老子載營鬼注
魂魄也盧山集
心法者神明也以稱朕矜閱之意已上並見唐舊史歐
陽新書刪去不存
四年正月敕上官繡釋迦佛丈六像奉安勝光寺設
千僧齋○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群臣撰碑破劉武周
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破宋老生於莒州立普
濟寺許敬宗撰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
邙州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洸州立等慈
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斷
刑纒二十九人天下大治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
行仁義既效矣因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
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史歐陽
新書並刪去之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時失得
之迹也以故惡如弑君必書醜如蒸母必書豈以
其醜惡而不之記邪是知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
惡之事斯可為信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

論佛法陳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於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顧權傳凡帝王公卿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刪之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悉刪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訛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叔聞法於圓通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

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禪頌六章見司馬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情乎問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哉

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敬父母正觀政要○詔以慶善

宮為穆太后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勅

沙門法常居之為太子授菩薩戒○十一月化度寺

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帛勅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

令歐陽詢書字今有收石本者文○初波斯國蕪魯支

立末尼火祇教祇火煙反胡神敕於京師建大秦寺

波斯國在西
海此云大秦

六年詔以東都陽龍潛舊宅為天宮寺○詔杜順和
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禪師示寂于國
清異香滿室

七年中天竺三藏朋友來譯大乘華嚴論李百藥序
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於此不通未可弘法
○勅僧道停致敬父母○寒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
巖時入國清寺有拾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
得之可十歲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
常收菜滓於竹簞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
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問立胤初為台州刺史

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來為喫水治疾須
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士師曰見之不知識識之不
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道迹國清拾得普
賢狀如貪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
至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則唱
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窟善見二人向火大笑
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
為二人即把手而笑走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
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
於世云

八年詔為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佛眼○

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蔬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法帖。○勅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授戒。○萊州奏高麗三國僧與新羅百濟為三國願入中國學佛法，欲覘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為善，足為夷狄法所為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勅有司給葬具。勅葬沙門自琬師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

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入。其令天下度僧尼三千人，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聞。僧徒有假託醫巫左道惑眾造詣，官曹囑致賊賄者，朕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準內律明為條制。○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以奉真人王遠知。初遠知母夢靈鳳翔集，遂有娠。誌公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後師事陶隱居，授三洞法。高祖龍潛，先生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就謁，先生謂之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保愛。

十一月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陪饗至是，房元齡等建議請停祭周公，以

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陪饗詔可復封孔子後為
褒聖侯○詔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
佛先沙門智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
實等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遵三張
符水醮錄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今輸米五
斗其後有張脩張角效其法用符水
以治病故世不宜居釋氏上敕宰相岑文本諭旨實
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
終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己行之詔不復
回所以力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媿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
行純備志存忠益棄從物化良用悲傷昨因夜夢候

觀斯人兼進謹言有若平生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
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舊唐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蔡晃入
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誦法華蔡晃問曰經稱序品第
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兩華為破二
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曰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
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
師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曰
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蹤道士
神昏謂人為畜天情大說合座歡踊○方士秦世英
譖法琳所著破邪論訛毀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

西域僧來善咒術令人死復獲帝令咒飛騎皆驗傳
奕曰此邪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
為物所擊者遂不復獲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所擊
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唯羚羊角能
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為體持善遮惡為用此大聖秘
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人故獲婆呼童
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為
之護部主如釋迦佛及觀音菩薩明王即持明然
仙王威德神即金剛神藥叉持諸護咒神然
明王部主慈悲覆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
惡毒鬼見有為利養詐解持誦者見彼癡人繆執

金剛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今觀西僧不知持
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咒術遠來東土咒死為
切邀名人主有利欲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咒
鬼神乘怒以斃之耳咒騎兵死咒傳奕不死奕小
人謗法罪在泥犁非奕能拒咒也此事至秘唯探
索咒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不能壞彼
婆羅門所攜之齒恐非佛真用羚羊角以碎之或金
剛石偽為之物雖足以成傳奕博物之名而終不
能知吾佛金剛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
為辨之庶幾乎免謗法之罪而救淪墜之苦也

十四年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孔子講
之後講

孝經大徵名儒為學官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授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學生至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
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於是四方學者高麗吐
蕃皆遣子弟入學升講筵者八千人上以師說多門
命孔穎達撰定五經疏令學者習焉

述曰漢明帝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搢紳之人闌
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唐太宗幸國子監命祭
酒誦經增學舍召名儒為學官四方來學升講筵
者八千人大哉漢唐文治之盛唯二君有焉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誠教弟子甚為
詳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

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
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文林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有司寫
經本令公私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於仁王護法
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詣五臺禮文
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
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淨禪師九品道場講誦
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
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

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盡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為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詔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為勝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卡案。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十七年。勸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就賜珍繒。以旌其道。○敕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邪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八月。原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十一月。遣使以玉帛詣鴻池谷。祭謝靈貺。舊史在本紀。新書移入五行志。案錄異記。涼州刺史李襲譽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文。凡一百十字。其略云。高皇海雨子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入土國。主尚狂。誇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勅禮部郎中柳廷

馳騁檢覆
並同所奏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預記乃
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遽遽然無敢後一旦感傳奕
之袂言遂欲以佛法為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
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
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
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誦經問道聽法鑄像建
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宿稟誠知此道
有助國救世之功為脩身治心之法故能與孔孟
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
古為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

爵秩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稟內科自
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焉能相繼
崇尚之不絕乎

十八年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
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有人言但
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
一僧後去謂之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逢太平
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椀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亥葬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
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
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

記所歷百國山川風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
同沙門道宣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葬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
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
師朝散大夫威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聽智者講經因
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
真出家五不墮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
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
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咨受
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一年上得秘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

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以術
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逾三十年當有天下
上曰疑似者殺之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真王者不死
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上遂止○詔左立明孟軻
穀梁赤公羊高伏勝毛萇高堂生孔安國戴聖劉向
何休鄭衆馬融盧植鄭玄服虔杜子春范甯杜預王
肅王弼二十一人皆從祀先聖廟廷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葬法師既至上曰朕
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見法師故遣相屈
比日所翻何經美曰近譯彌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
親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

九流典籍猶汀溼方溟渤耳漢音溟汀水也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管時分天下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今時有九道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有像頤覆載以含生即此序也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藏經之前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韋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為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師敕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辨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上令翻道德經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

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層淺五竺觀之適足見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曰庸紡里中夕宿衆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盛體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母令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衆館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林間錄四祖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

燈傳 ○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擇京城
大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敕太常九部樂
奉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安福
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非法師陪從。上歎曰：
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月上崩。

高宗

治太宗第九子

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
二年九月四日，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黃梅寺。
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門人不復敢閉。
○法華威禪師為天宮慧威禪師說止觀法門。○常

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為衆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
教之都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誦禮而為倨傲也。
又嘗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高僧傳

三年，非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
○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羅尼集經時，
那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婆訶羅於弘福寺譯經。十時
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非法師傳法。
六年，初，英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頗毀之。法
師慧立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作呂才。常侍士
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

法師禮悔○尉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
○會稽永欣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康僧
會言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應
顯慶元年正月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敕為建僧齋五
千員於慈恩寺○敕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
兼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製大慈恩寺碑成並法
師上表稱謝○五月并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孝章療
之師因附奏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
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求微初敕僧道有過情難
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司動行枷杖虧辱法門
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須平章若僧用俗法即

遣停罷○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滿室賜名入光

王即中宗也踰月詔於并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歸依三寶

及授五戒

二年勅建西明寺大毀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

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法師為寺主懷素為維那宣

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

觀○敕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

融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祖為牛頭第一世應橫出

一枝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江

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當周成烈王十九年生在七國時

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

立本際義往復數回理屈語塞帝令黃門引榮退席
賜袞帛以賞之○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
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蘊義神
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乃更立道生萬
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語屈而退○詔以坊州
玉華宮為寺命辨法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
而成凡六百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指骨至洛
陽大內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師送還法門
寺○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贄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

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
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
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
而失誓懼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廬田山
是為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已可得私用苟掩以
為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
今於孝贄果啖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
穀盜伐林木之罪為可見矣可不警乎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贖詣五臺山禮文殊真容覩見

金光滿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
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
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經等三
部

麟德元年二月葬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
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
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為痛心敕用佛故事金
棺銀槨五詔褒恤葬于滹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
人

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

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宜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

聲請歸彌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瀆沙

門再受其戒有長眉僧來謂之曰即住世寶頭盧昔迦葉佛

曾此立壇師乃撰壇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

行道足跌前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為誰答曰北天

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

句作佛事願為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

捧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文與天人廣問

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

人費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有佛法

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
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誰當
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愆而護之見行一善萬
過不咎

統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編殿議老子化胡經沙
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偽造
舉衆愕然無能應者乃勅令搜聚偽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船往西竺求經○西
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濟所藏梁武水陸齋
儀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
致謝詳見先
顯志

三年敕洛陽龍門山鑄石龕廬舍那佛像高八十五
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能能初至祖問
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
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若
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
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秀
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
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
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長轉傳授吾今授汝并

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時
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鉢於磐石曰
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
來求法非爲衣也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
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
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
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閱鄉人扶云反在
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戍遼東母程氏憶之飯僧祈
福回裹齋餘出門際晚持兄書歸母方知其神異以
往回萬里人因呼爲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爲沙

門
上元元年召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
問佛經以何爲大思邈曰無若華嚴上曰近非法師
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思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
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
耳於是帝始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
居篤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是晉
者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手書十部譯大十卷
部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舍華原舊居玉山
宅爲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照鄰稱邈高談正一則
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見華嚴感應
思邈居終南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

結壇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稱
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思邈曰吾
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傳之吾當救汝老
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事急矣俄捧方至思邈
曰汝還無慮自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
每卷置一方世不得而別酉陽雜俎

案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切一曰
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入報出謂僧曰
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
肩焚香揖聽而入設鉢飯杞菊若甘露觀一錢音
虞書其罰百錢曰金六兩為錢僕送至中途問先
錢○今言一錢者且約百錢也

生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
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嚙乃金
錢一百由茲一簪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
錄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
經等十八部○初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
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呪為除罪秘
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
上帝令杜行顛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
在流布何得自秘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明
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

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禪師為其落髮請
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
摩造掌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真諦
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
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宛符
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顛所譯尊勝經遇國諱皆避之以世尊
為聖尊救治為救除太宗諱世民高宗諱治上曰佛經之言豈
當避諱乃勅令改正○國清寺僧智瓌為直歲將常
住布十端與始豐縣丞李意及天台縣在隋唐時為始豐久而不
遷瓌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瓌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

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見真詳記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例冒古寺院子弟幹僕並
緣為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
穀竹木匹時誅求視以為常不思他日地獄酬償
之苦為儒為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
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為寺
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為好作重過
者之戒上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敕道士隸宗正寺班
在諸王之次令真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為次吳闕澤稱

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
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
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
違理失禮。豈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
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違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
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教其愚也。

調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牛乳。而終。寺僧
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顛顛。云為互用三寶物。受苦難
言。諸罪差輕。唯用伽藍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
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
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為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己
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為牛畜奴役。重則受
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
不知果報之為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
其非。占山為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
此之流。深足鄙取。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鑄石。為一萬五
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敕諸寺圖形
以祀。師稟華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
世宗為慈恩教。有辨師傳戒賢三時教。○嵩山道士

潘師正告化謚體玄先先師正初師王遠知授以隱
訣居逍遙谷二十年但阻松葉上敬其道幸谷中問
所須對曰茂松清泉山中不足敷所居起崇唐觀以
處之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教藏淵
博學者難觀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
便之

則天武后舉初入官為才人太宗崩出為感業寺尼
高宗詣寺行香是之納後宮拜昭儀交年
冊為后弘道元年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光
宅元年廢中宗為廬陵王武后自聽政○聖照同武
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室利佛逝國述南海
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冬復往佛逝國
○揚州白塔寺沙門道相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
冥官數人白日出房曳相下地欲斷其頸相驚斗乞
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相叩頭
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罄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
三日復至見相一鉢一納不言而去相自是進修卒
成明行
載初元年敕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
賜紫袈裟銀龜袋賜紫始此○追封孔子陞道公
二年勅僧尼依舊位在道上女冠之上○勅荊州神

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五祖○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六部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官威禪師為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呪經等七部南印度出家尼誦華嚴一日坐亡二女失望且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華五莖干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檢華根出自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為落髮令居天女寺○始令佛經製七字為如來吉祥萬德之所集音之為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武右當改唐稱周年號長壽後改為如意

案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臂臑有大人相形如弘字名吉祥海雲文作無是吉祥勝德之相由髮右旋而生似無字弘無是西土字之次萬乃是此土字同呼為萬

延載元年敕天下僧尼舊隸司賓即鴈臚寺今改隸祠部以佛敎有護國敎人之福解厄之德○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持二宗經偽敎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穆護進火祆敎敕建大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歷間荆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敎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

其法行於世而弗禁噓是蓋西土九十五外道之類歟

良渚曰準 國朝法令請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為信陰相交結稱爲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馮狼作亂如方臘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廬行者十二部假禪若吾徒即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

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可不自鬼

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時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觀我心心安在答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地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答安斥之曰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又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啟甘露天降內沼生蓮一莖百葉華嚴感應傳云人間華十餘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摩納衣白氎香茶勅韶州守臣安撫山門○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為僧賜名玄嶷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嶷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為次序今玄嶷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佛制厥後劉綏

賜五十夏察令因加三十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偽造之為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旁出○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滿分戒賜

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又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
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真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
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敕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誦新譯華嚴經
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爲震動即日引對長生
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子爲辟右豁然領解封師
爲賢首菩薩戒師集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爲
賢首教云○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經七日復獲
報元英曰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
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

